

第七回 五夜無欺敢留髮以飲

詩曰：

莫訝腰柔手亦纖，蹙愁戲恨怪眉尖。
熱心未炙情冰冷，苦口能聽話蜜甜。
既已無他應自信，不知有愧又何嫌。
若教守定三千禮，縱使潛龍沒處潛。

話說水運一團高興，走過去要拿把冰心小姐，不料轉被小姐說出許多大議論壓倒，他口也開不得，祇得默默的走了回來。心下暗想道：「這丫頭如此能言快語，如何說得他過？除非拿著他些毛病才好。」正想不了，過公子早著人來請，祇得走去相見。先將鐵公子果然是侄女兒用計，移了來家養病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過公子聽見，不覺大怒道：「她是個閨中弱女，怎留個少年男子在家？老丈人，你是他親叔子，就該著實責備教訓才是。」水運道：「我怎麼不責備他？但他那一張嘴，就似一把快刀，好不會說！我還說不得他一句，他早引古援今，說出無數大道理來，教我沒的開口。」

因將冰心小姐之言，細細述了一遍。過公子聽了，頓足道：「這不過是養漢撇清之言，怎麼信得他的？」水運道：「信是信他不過，但此時捉不著他的短處，卻奈何他不得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昨日成奇對我說：「那姓鐵的後生，人物到甚是生得清秀，前日在縣尊公堂上，他祇因看見你侄女的姿色，故發作尊縣，希圖你侄女感激他，以為進身之計。就是你侄女接他來家養病，豈真是報恩、報德之意？恐是這些假公之言，正是欲濟其私也。今日一孤男，一個寡女，共居一室，又彼此有恩有情，便是聖賢，恐亦把持不定。」水運道：「祇空言揣度，便如何肯服。莫若待我回去，今夜叫個小丫頭躲到他那邊，看他做些甚事，說些甚話。倘有一點差錯處，被我們拿住，他便強不去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

水運因別了回來，捱到黃昏以後，悄悄開了小門，叫一個小丫頭閃過去，躲在柴房裏，聽他們說話與做事。那小丫頭聽了半夜，祇等冰心小姐進內去睡了，他又閃了過來。回復水運道：「那個鐵相公，病雖說略好些，還起來不得，祇在床上坐，粥食都送到床上去喫。」水運問道：「小姐卻在那裏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小姐祇在大廳上，看眾姐姐們煎藥的煎藥，煮粥的煮粥。」水運又問道：「小姐可進房去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小姐不見進房。」又問道：「那個鐵相公可與小姐說話？」小丫頭道：「並不聽見說話。祇聽見一個書僮出來傳話，說『請小姐安寢，莫要太勞，反覺不安。』」水運道：「小姐卻怎樣回他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小姐卻叫姐姐對那鐵相公說：『小姐已進內去了。』」其實小姐還坐在廳上，祇打聽得那相公睡著了，方忙進去。我見小姐進去了，沒得打聽，方溜了過來。」

水運聽了，沉吟道：「這丫頭難道真個冰清玉潔，毫不動心？我不信。」因叫小丫頭第二夜、第三夜，一連去打聽三、四夜，小丫頭說來說去，並無一語涉私。弄得水運沒計，祇得回復過公子道：「我叫一個小丫頭躲過去，打聽了三四夜，惟有恭恭敬敬，主賓相待，並無一點差錯處。舍侄女真真要讓他說得嘴響。」過公子連搖搖頭道：「老丈人，你這話祇好耍呆子！古今之有幾個柳下惠？待我去與縣尊說，叫他也簽，拿一個貼身伏侍的丫鬟去，祇消一撈，包管真情直露。那時莫說令侄女的嘴說不響，祇怕連老丈人的嘴，也說不響了！」水運道：「冤屈殺我！難道我也瞞你？據那小丫頭是這樣說，我也在此猜疑，你怎連我也疑起來？」過公子道：「你既不瞞我，可再去留心細訪。」水運祇得去了。

過公子隨即來見縣尊，將鐵公子果是水小姐移去養病，並前後之事說了一遍，要他出簽，去拿丫鬟來審問。縣尊道：「為官自有官體，事無大小，必有人告發，然後可以出簽拿人。再無個閨閣事情，尚在曖昧，劈空竟拿之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若不去拿，豈有老父母治化之下，明明容他一男、一女，在家淫穢，有傷朝廷名教之理？」縣尊道：「淫穢固傷名教，若未如所說，不淫不穢，豈不又於名教有光？況這水小姐，幾番行事多不可測，這一個鐵生，又昂藏磊落，膽勇過人，豈可尋常一概而論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這水小姐，治晚為他費了無數心機，是老父母所知者，今竟視為陌路。這鐵生毫無所倚，轉為人幕之賓，叫治晚生怎生氣得他過？」縣尊道：「賢契不必著急。本縣有一個門子，叫做單祐，專會飛檐走壁，鑽穴逾牆。近本縣知道了，正要革役，治他之罪。今賢契既有此不明不白之事，待本縣怒他之罪，叫他暗暗一窺，貞淫之情，便可立判矣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若果如此，使他醜不能遮，則深感老父母用情矣。」

縣尊因差人叫將單祐帶到。縣尊點點頭，叫他跪在面前，吩咐道：「你的過犯，本該革役責罪的。今有一事差你，你若訪得明白，我就恕你不究了。」單祐連連磕頭道：「既蒙大恩開豁，倘有差遣，敢不盡心？」縣尊道：「南門裏水侍郎老爺府裏，你認得麼？」單祐道：「小的認得。」縣尊道：「他家小姐，留了個鐵公子在家養病，不知是為公，還是為私？你可去窺探個明白來回我，我便恕你前罪。決不食言。倘訪不的確，或朦朧欺騙，又別生事端，則你也莫想活了！」單祐又連連磕頭道：「小的怎敢！」縣尊因叫差人放了單祐去了。正是：

青天不睹覆盆下，廚中方知靈鯉心。
莫道鑽窺非美事，不然何以別貞淫？

過公子見縣尊差了單祐去打聽，因辭謝了，回家去候信不題。卻說這單祐領了縣主之命，不敢怠慢，因悄悄走到水府，前後看明的確。捱到人靜之時，便使本事，揀低矮僻靜處，扒了進去，悄悄蹣到廚房外打聽。祇見廚房裏說：「整酒到大廳上，與鐵相公起病。」因又悄悄的蹣到大廳上來。祇見大廳上，小姐自立在那裏，吩咐人收拾。他又悄悄從廳背後屏門上，輕輕扒到正梁高頭，縮做一團蹲下，卻窺視下面。

祇見水小姐叫家人直在大廳的正中間，垂下一掛珠簾，將東西隔做兩半。東半邊簾外，設了一席酒，高高點著一對明燭，是請鐵相公坐的。西半邊簾內，也設了一席酒，卻不點燈火，是水小姐自坐陪的。西邊簾裏黑暗，卻看見東邊簾外；東邊簾外明亮，卻看不見西邊簾裏。又在東西簾前，各鋪下一張紅氈毯，以為拜見之用。又叫兩個家人，在東邊伺候，又教兩個僕婦，立在簾中間，兩邊傳命。內外斟酒上菜，俱是丫鬟。諸色打點停當，方叫小丹請相公出來。

原來鐵公子本是個硬漢子，祇因被泄藥病倒，故支撐不來。今靜養了五六日，又得冰心小姐藥餌斟酌，飲食調和，不覺精神漸漸健旺起來，與舊相似。冰心小姐以為所謀得遂，滿心歡喜，故治酒與他起病。鐵公子見請，忙走出房來，看見冰心小姐垂簾設席，井井有條，不獨心下感激，又十分起敬。因立在東邊紅氈上，叫僕婦傳話，請小姐拜謝。僕婦還未及答應，祇聽得簾內冰心小姐，早朗朗的說道：「賤妾冰心，多蒙公子雲天高誼，從虎口救出，其洪恩不減天地父母；況又在公堂之上，親承垂諭。本不當作此虛設防嫌，但念家嚴遠戍邊庭，公子與賤妾，又皆未有室家，正在嫌疑之際。今屈公子下榻於此，又適居指視之地，萬不得已，設此世法周旋，聊以代雲長之明燭，乞公子勿哂勿罪。」

鐵公子道：「小姐處身涉世，經權並用；待人接物，情理交孚。屈指古今閨閣之秀，從來未有。即如我鐵中玉，陷於奸術，惟待斃耳。設使小姐於此時，無燭照之明，則不知救；無潛移之術，則不能救；無自信之心，則不敢救。惟小姐獨具千古的靈心俠膽、卓識遠謀，不動聲色出我鐵中玉於湯火之中，而鬼神莫測，真足令劇孟寒心，朱家袖手。故致我垂死之身，得全生於此。大恩厚德，實無以報。請小姐臺坐，受我鐵中玉一拜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惟妾受公子之恩，故致公子被奸人之害。今幸公子萬安，止可減妾罪一二，何敢言德？妾正有一拜，拜謝公子。」說完，兩人隔著簾子，各拜了四拜，方纔起來。

冰心小姐就滿斟一杯，叫丫鬟送到公子席上，請公子坐下。鐵公子也斟了一杯，叫丫鬟捧入簾內，回敬冰心小姐。二人坐下，飲不到三巡，冰心小姐就問道：「前日公子到此，不知原為何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到此，原無正事。祇因在京中，為家父受屈下獄，一時憤怒，打人大夫侯養閑堂禁地，救出搶去女子，證明其罪，朝廷將大夫侯幽閉三年，結此一讎。家父恐有他變，故命我遊學以避之。不期遊到此處，又觸怒了這個賊壞知縣，他要害我性命。卻虧小姐救了，又害我不得，祇怕他到要被我害了。我明日就打上堂去，問他一個為民父母，受朝廷大棒？大祿，不為民伸冤理屈，怎反為權門不肖做鷹犬以陷人？先羞辱他一場，叫士民恥笑，然後去見撫臺，要撫臺參他拿問，以泄我胸中之憤。撫臺與家父同年，料必聽從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論縣尊設謀害人，參他也不為過。前日拿在公堂之上，被公子辱放一番，殊覺損威，也未免懷恨。況且當今『勢利』二字，又為居官小人常態。他見家嚴被謫，又過學士有人閣之傳，故不得不逢迎其子耳。但念他燈窗煩苦，科甲艱難，今一旦參之泄忿，未免亦為快心之過舉。況公子初時唐突縣公，蹤跡近於粗豪；庇護妾身，行事又涉乎苟且。彼風塵俗眼，豈知英雄作用，別出尋常？願公子姑置不與較論，彼久自察知公子與賤妾，磨不磷，涅不淄，自應愧悔其妄耳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幡然正色道：「我鐵中玉一向憑著公心是非，敢作敢為，遂以千秋俠烈自負，不肯讓人。今聞小姐高論，始知我鐵中玉從前所為，皆血氣之勇，非仁義之勇。惟我以血氣交人，故人亦以毒害加我。回思縣公之加害，實我血氣所自取耳。今蒙小姐嘉誨，誓當折節受教，決不敢再逞狂奴故態矣，何幸如之！由此想來，水小姐不獨是鐵中玉之恩人，實又是我鐵中玉之良師矣！」說到快處，斟滿而飲。

冰心小姐道：「公子義俠，出之天性，或操或縱，全無成心，天地之量，不過如此。賤妾妄芻蕘，有何裨益。殷殷勸勉者，不過欲為縣父母謝過耳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鐵中玉既承小姐開示，自當忘情於縣公。但還有一說，祇怕縣公長疑顧忌，轉不能忘情於我。他雖不能忘情於我，卻又無法奈何於我，勢必至污議小姐，以誣我之罪。雖以小姐白璧無瑕，何畏乎青蠅，然青蠅日集，亦可憎耳。我鐵中玉居此，與青蠅何異乎？幸蒙調護，賤體已平，明日即當一行長往，以杜小人讒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賤妾與公子，於禮原不應相接，今犯嫌疑，移公子下榻者，以公子恩深，病重勢危也。今既平復，則去留一聽公子，妾何敢強留。強留雖不敢，然決之明日，亦覺太促，請以三日為期，則恩與義兼盡矣。不識公子以為然否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姐斟酌合宜，敢不聽從。」說罷，眾丫鬟送酒。

鐵相公又飲了數杯，微有酒意，心下欣暢，因說道：「我鐵中玉，遠人也。肺腑隱衷，本不當穢陳於小姐之前，然明鏡高懸，又不敢失照，因不避瑣瑣。念我鐵中玉，行年二十，賴父母蔭庇，所奉明師良友亦不為少，然從無一人，能發快論微言，足服我鐵中玉之心。今不知何幸，無意中得逢小姐，凡我意中，皆在小姐言下。真所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也。若能朝夕左右，以聞所未聞，固本願也。然惟男女有別，不敢輕請，明日又將馳去，是捨大道而入迷途，無限疑慮，竊願有請，不識可敢言否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問道於盲，雖公子未能免諂。然聖人不廢芻蕘之采詢也，況公子之疑義，定有妙理，幸不惜下詢，以廣孤陋。」

鐵公子道：「我鐵中玉此來，原為遊學。竊念遊無定所，學無定師，又聞操舟利南，馳馬利北。我鐵中玉孟浪風塵，茫無所主，究竟不知該何遊何學。知我無如小姐，萬乞教之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遊莫廣於天下，然天下總不出於家庭；學莫尊於聖賢，聖賢亦不外於至性。昌黎云：『使世無孔子，則韓愈不當在弟子之列。』此亦待至性能充耳。如公子之至性，挾以無私，使世無孔子，又誰敢列公子於弟子哉？妾願公子無捨近求遠，信人而不自信。與其奔走訪求，不若歸而理會。況尊大人又貴為都憲，足以典型。京師又天子帝都，弘開文物，公子即承箕裘世業，羽儀廊廟，亦未為不美。何必踽踽涼涼，向天涯海角，以博不相知之譽哉！若曰避讎，妾則以為修身不慎，道路皆讎，何所避之？不識公子以為何如？」鐵公子聽了，不覺喜動顏色，忙離席深深打一恭道：「小姐妙論，足開茅塞，使我鐵中玉一天疑慮，皆釋然矣！美惠多矣！」

眾丫鬟見鐵公子談論暢快，忙捧上大觥。鐵公子接了，也不推辭，竟欣然而飲。飲乾，因又說道：「小姐深閨麗質，二八芳年，胸中怎有如許大學問！揣情度理，皆老師宿儒不能道隻字者，真山川秀氣所獨鍾也。敬服，敬服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閨中孩囁語，焉知學問？冒昧陳之，不過少展見愛。公子譽之過情，令人赧顏汗下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公子又連飲數杯，頗有微酣，恐怕失禮，因起身辭謝。冰心小姐亦不再留，因說道：「本應再奉幾杯，但恐玉體初安，過於煩勞，轉為不美。」因叫拿燈，送入書房去安歇。

這一席酒，飲了有一個更次，說了有千言萬語，彼此相親相愛，不啻至交密友，就喫到酣然之際，也並無一字及於私情，真個是：

白璧無瑕稱至寶，青蓮不染發奇香。

若教墮入琴心去，難說風流名教傷。

冰心小姐叫丫鬟看鐵公子睡了，又吩咐眾人，收拾了酒席，然後退入後樓去安寢，不題。

卻說單祐伏在正梁上，將鐵公子與冰心小姐做的事情，都看得明白，說的言語都聽得詳細。祇待人都散盡，方纔扒了下來，又走到矮牆邊，依然扒了出來。回家安歇了一夜。到次日清晨，即到縣間來回話。縣尊叫到後堂，細細盤問。這單祐遂將怎生進去，怎生伏在梁上，冰心小姐又怎生在中廳垂下一掛珠簾，簾外又怎生設著一席酒，卻請那鐵公子坐，點著兩枝明燭，照得雪亮；簾內又怎生設著一席酒，卻不點燭，遮得黑暗暗的，卻是水小姐自坐。簾內外又怎生各設一條氈毯，你謝我，我謝你，對拜了四拜，方纔上席喫

酒。喫酒中間，又怎生說起那鐵公子這場大病，都是老爺害他。又說：「老爺害他不死，祇怕老爺到被他害死哩！」

縣尊聽了大驚，道：「他也說要怎生害我？」單祐道：「他說撫院老爺，是他父親的同年，他先要打上老爺堂來，問老爺為民父母，怎不伸冤理枉，卻祇為權門做鷹犬？先羞辱老爺一場，叫士民恥笑，然後去見撫院老爺，動本參劾老爺拿問。」縣尊聽了，連連跌腳道：「這卻怎了？」就要吩咐衙役，去收投文放告牌，祇說老爺今日不坐堂了。單祐道：「老爺且不要慌，那鐵公子今日不來了。」縣尊又問道：「為何又不來了？」單祐道：「虧了那水小姐，再三勸解，說老爺害鐵公子，皆因鐵公子挺撞了老爺起的豐端，也單怪老爺不得。又說他們英雄豪傑，做事光明正大，老爺一個俗吏，如何得知？又說老爺見水老爺被謫，又見過老爺推陞入閣，勢利過公子，亦是小人之事，不足與較量。又說鐵公子救他，他又救鐵公子，兩下蹤跡，易使人疑，誰人肯信是為公而不為私？又說過此時，老爺訪知他們是冰清玉潔，自然要愧悔。又說老爺中一個進士，也不容易，若輕輕壞了，未免可惜。那鐵公子聽了，道他說得是，甚是歡喜，故纔息了這個念頭。」

縣尊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這水小姐是個好人！卻是我前日還好好的叫轎子送了他回去。」因又問道：「又還說些甚麼？可有幾句勾挑言語麼？」單祐道：「先兩人講一會學問，又論一會聖賢，你道我說的好，我贊你講的妙，彼此有津有味。一面喫酒，一面又說，說了有一個更次，足有千言萬語，小的也記不得許多。句句聽了，卻都是恭恭敬敬，並無半個邪淫之字，一點勾挑之意，真真是個魯男於柳下惠出世了。」

縣尊聽了，沉吟不信道：「一個如花的少年女子，一個似玉的少年男子，靜夜同居一室，又相對飲，他又都是心靈性巧，有恩有情之人，難道就毫不動心？竟造到聖賢田地？莫非你為他們隱瞞？」單祐道：「小的與他二人，又非親非故，又未得他們的賄賂，怎肯為他隱瞞，誤老爺之事？」

縣尊問明是實，也自歡喜，因嘆息道：「誰說古今又不相及，若是這等看來，這鐵公子竟是個負血性的奇男子了，這水小姐竟是個講道學的奇女子了。我若有氣力，都該稱揚旌表纔是。」因饒了這單祐的責，放他去了。又暗想道：「論起做官來，『勢利』二字雖是少不得，若遇這樣關風化的烈男俠女，也不該一例看承。況這水小姐也是侍郎之女，這鐵中玉又乃都憲之兒，怎一時糊塗，要害起他來？倘或果然惱了，叫撫公參上一本，那時再尋過學士去挽回就遲了。」

又想到：「一個科甲進士，聲名不小，也該做些好事，與人稱頌。若祇管隨波逐流，豈不自誤？」又想到：「這水小姐背後倒惜我的進士，倒望我改悔，我怎倒不自惜？到不改悔？」又想到：「要改悔，就要從他二人身上改悔。我想鐵公子，英雄度量，豪傑襟懷，昂昂藏藏，若非水小姐，也無人配得他來；這水小姐，靈心慧性，如鳳如鸞，若非鐵公子，也無人對得他過。我莫若改過腔來，倒成全了他二人的好事，不獨可以遮蓋從前，轉可算我做知縣的一場義舉。」

正算計定了主意，忽過公子來討信，縣尊就將單祐所說的言語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因勸道：「這水小姐，賢契莫要將他看作閨閣嬌柔女子，本縣看他處心行事，竟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豪傑，斷不肯等閑失身。我勸賢契倒不如息了這個念頭，再別求罷。」過公子聽見鐵公子與水小姐毫厘不苟，又見縣尊侃侃辭他，心下也知道萬萬難成，呆了半晌，祇得去了。

知縣見過公子去了，因悄悄差人去打聽，鐵公子可曾出門，確實幾時回去，另有一番算計。祇因這一算，有分教：
磨而愈堅，涅而愈潔。
不知更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